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

元　方回　續

旗幟皆赤

史記注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平福字詁云幟標也字林又云熊旗五斿謂與士卒期於其下回謂二物也幟標也旗期也旗字從於音偃從其以天有參星旁有伐星聖人作旗以象之有征伐則士卒期於其下

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凡旌旂之字皆從㫃有偃蹇逶迤之狀旌旂邊所綴謂之斿參旗之旁有九斿星亦所以象天也言偃字子游義盖取此幟字經中無之始於史記漢書音式志反史或作志或作識說文亦無此字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志謂章識下文設崇旐是也又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識式志反皇

如字詩六月織文鳥章白斾央央織音志又尺志反鄭玄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檀弓之識有二音皆旗旐也鄭玄所謂織有幟音則不謂之旗而謂之徽號謂為旌旗之細者若銘旌在車則衣之於身然則皆旗也而有大小之異云耳沛公旗幟固不能盡法王者之典禮既曰旗又曰幟其實二物而有二義旗所以致士卒期於其下幟所以殊徽號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軍中之耳目也韓信傳拔趙白幟

立漢赤幟二千以旗為幟而字從巾旁始此史記張蒼傳周昌為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志與幟同叔孫通傳張旗幟昌志反班史食貨志旗幟加其上織音幟此一字而有四寫識幟志織而有三音曰試曰志曰熾從巾傍者非古字也姑舍是而論沛公之心則以斬蛇之事為殺白帝子自比為赤帝子負此禎祥作此赤旗赤幟氣吞亡秦視天下若已有之矣秦以數十百年之力剪宗周亡六國一天下而區區一匹夫起於亭長攘天命

而奪之興亡之間可不畏哉

附廣旗幟攷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各有屬以待國事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令城門校尉所被及亭長着絳衣皆其遺制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通帛謂大赤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殷之正色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予謂九旗九名而總謂之旗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

常此大閲所建則戎路以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大常之制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舜袞服十二章至周移日月星於旗則大常也其制乃大旗也以絳帛為之而横十二幅直一幅如下裳有腰於直一幅之上畫弧矢次畫日次畫北斗次畫月其十二幅則畫升龍者六而素畫降龍者六而青郊特牲曰龍章而設日月魯用天子之禮曰龍旂承祀左傳

曰三辰旂旗可攷也惟崇牙之制未的鄭玄以為崇牙者為重牙以飾旒之側旒則斿十有二旒是也司常曰日月為常而不言弧矢星升降龍惟天子許畫日月故舉其重也要之大常亦曰旗亦曰旂爾雅曰素錦綢杠杠者所以揭旗也今以木為之謂之旗桿而韜之以錦也其末則設旄以覆之而綴以鈴予前朝一覲大禮一侍祠為太廟配饗功臣官近世天子大常他無所用惟三年一大禮玉路建左右二大旗此所謂大常也側垂

於路之後六馬不能勝以衛士數百人曳之路之上飾珠玉甚多想古者不如是之侈巾車曰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是也然古者不止用於祀天祀廟拜日禮月祀方明而朝諸侯禮四瀆禮山川秋治兵冬大閱皆用之古人不單騎馬馬以駕車天子一舉一動别無所謂令之逍遥輦平頭輦則何往而不乘路五路之內玉路駕大常其一也後世人主三年一用之徽廟時常備五路見南郊鹵簿圖南渡後僅一路大常三年一

用之古所謂厥有成績紀於大常者其廢久矣漢人主之車惟曰黃屋左纛當別攷也　旂之制交龍為旂考工記不言大常之制曰龍旂九以象大火也諸侯之所建也大閱治兵皆建之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乃九星巾車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諸侯則天子亦可建九旂之旂故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其制橫九幅升龍降龍間焉直二幅一升龍一降龍末有鈴亦當有旄覲禮曰侯載龍旂弧韣則亦有弧矢在直幅之

上歟詩曰龍旂陽陽龍旂十乘龍旂承祀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公大路之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魯兼用之則旂始於舜孔氏傳予觀古人之象作服謂十二章畫衣服旌旂不誤也鄭玄謂綏當為緌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予謂未嘗誤也綏之為綏兩音耳佳反王制下大綏亦改此字此音故亦無傷玄謂注旄牛尾於杠首亦旌旗之類耳陳祥道以為綏者旌旞而已且如天子大常亦畫升龍

降龍玄注諸侯旂乃謂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天子之龍亦下復邪玄望文作義舛刺不一龍有蟄有飛自潛至亢各有義取不可過剛而至於亢故一升一降也大常曳地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則其等降也後漢志龍旂九斿以齊軫熊旗五仞以齊肩龜蛇四仞以齊首仞尺也先儒又謂天子旌九仞諸侯大夫五士三古尺甚短如此七尺及軫五尺及較車制較在軫上難攷大槩高下不同楚令尹為王旌以田芊

尹無宇斷之齊欒高伐虎門公卜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侯以下不敢同於君古禮如此　旜之制通帛為旜亦作旃其制横六幅直一幅謂之大赤無繪畫王之孤卿六命建之公侯伯亦有孤四命有卿三命子男有卿再命而無孤皆許建大赤歟鄭玄謂大赤同周正色孤卿不畫言舉王之政教而已說亦無據　物之制雜帛為物士大夫建物其制横三幅直一幅亦曰少帛與大赤其斿無可攷考工記並無之　旗之制熊

虎為旗其制横六幅直一幅直畫一熊一虎横熊虎間考工記熊旗之斿以象伐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大閲師都建旗治兵則軍吏建旗軍吏者五師為軍軍有將命卿也五旅為師師有帥中大夫也古將帥之官其名見此五卒為旅旅亦有帥下大夫也此萬二千五百人及二千五百人與五百人之兵官也宜建熊虎之旗百人之卒長二十五人之司馬五十之伍長渾於軍中其不建此者歟師都二字難攷鄭司農以為二

千五百人之師帥鄭玄兩注皆以為鄉遂大夫姑存疑
可乎邦國都鄙之都鄭玄以為二百里外卿大夫采邑
王子弟食邑之地謂都之所居曰鄙又引六遂五鄙為
鄙之鄙全不分曉　旟之制鳥隼為旟考工記鳥隼七
斿以象鶉火也鶉火朱雀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乃七星
大閱州里建旟治兵百官建旟百官者主兵之百官惟
大閱之州里鄭玄以為州長里宰六鄉有比長閭胥族
師黨正州長而後有鄉大夫各鄉卿一人二鄉公一人

有鄉師共七萬五千家六遂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縣正縣士而後有遂師遂大夫遂士共七萬五千家六鄉在王城外一百里之内六遂在六鄉外二百里之内六鄉之州長中大夫所掌五黨二千五百家六遂之里宰下士一人所掌二十五家州長掌二千五百家中大夫建旟里宰掌二十五家下士亦建旟無乃不倫之甚歟鄭玄嘗以鄉大夫遂大夫兩解師都尚有可疑以州長對里宰言建旟尤可疑也其制横七幅直一幅直畫一

朱雀一隼橫朱雀隼間焉詩曰孑孑干旟郭璞釋爾雅謂旟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飛鴻及鳴鳶其說非是爾雅曰錯隼鳥為旟謂朱雀與隼此說是　旐之制龜蛇為旐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注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考工記於九旗之内惟舉此旗旂旟旐謂象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而不言大常旜物旞旌何也其說詳見曲禮攷之左傳旐制四斿橫四幅直一幅皆繪蛇纏龜身鄭玄以營室二星東壁

二星共四星為四斿之說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也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虎也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雀也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玄武也九七六四之斿不取星數大常十有二斿又取何星之數乃隆殺然耳或謂龍虎雀皆一物惟北方龜蛇二物象人之有腎其數亦二是亦曲說男子外腎二内腎者俗呼為腰子亦二固也古旂旗旟畫升龍降龍亦二畫朱雀與隼亦二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眼二鼻孔二耳竅

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為心之腑大腸為肺之腑膽為肝之腑胃為脾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而腎分其一為命門故曰五臟六腑予謂二十八宿分天為四赤道界天之中黄道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北方七宿所管星對室壁處有螣蛇二星所以取象二物也若曰北方七宿以二腎象龜蛇則不知左腎為龜右腎為蛇乎未有為之説者大閲縣鄙建旐六遂五鄙為鄙上士鄙師掌百家五鄙為縣下大夫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其所建

也六鄉亦有大閲然不言六鄉州黨何也治兵郊野建旐即二百里外爲郊野鄭司農謂縣師六遂有縣正縣士而縣師之官乃井田井邑丘甸縣都之縣其職稍貴鄭玄謂州長縣正然亦不同鄉大夫之職貴於遂大夫鄉大夫之下曰州長中大夫遂大夫之下縣正下大夫並建旐蛇之旐以治兵别無明文然則大閲簡軍實治兵甲軍法固各有其制而後世亡之矣今世所謂九旗者一切皆廢天子三年大禮一用大常之外他皆茍且

為之自天子以至州縣旗物之類皆不應古格回亦空言之云耳詩曰設此旐矣又曰建旐設旄　旞之制全羽為旞旌之制析羽為旌其杠皆飾以錦朱旄覆其首皆以五采繫而垂之其數皆七孟子所謂羽旄之美是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象車建大赤以朝木車建大麾以田朝建大赤而燕出入則建旞田則建大麾而鄙則載旌全羽析羽考工記鍾氏染羽盖鳥羽不皆朱則染之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淳而漬之後世總謂之旌旗　或問此九旗者考工記何以獨舉旂旗旟旐象天文四物也曲禮因言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因及七者所載而繼之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繕讀作勁此謂軍行前建朱雀與隼之旟後建龜蛇之旐左建交龍之旂右建熊虎之旗也或謂王建大常居中謂之招搖在上指大常所畫之北斗也豈左青龍即諸侯歟右白虎即軍吏歟前百官之旟而後郊野之旐歟如是說

者拘矣王者九旗皆得用之天子軍行或親征宜當四面備此四旗之制也鄭玄注以此四獸為軍陳非也攷之上文前有水則載青旌即旗之類禮家圖以旌揭旛畫三青龍雀於上知水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畫三鳶於旛鳶知風塵埃風所為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畫三鴻於旛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真虎皮兵衆將接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皮以警衆獸之尤摯者可以相服

猶柳子厚熊說也鄭玄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軍行之備也　司常大閲所建前已備書鄭玄謂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鄉遂之官互言之是也正文於九旗下有皆畫其象焉五字即所謂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而鄭玄注乃謂畫雲氣殊不可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玄謂事名號者徽織也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三者旌旗之細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予謂旌旗之細四字甚奇謂以小旌小旗畫象

而植於各官所當立之地也凡祭祀各建其旗（玉路以下）會同賓客亦如之（祭祀以下又自是吉禮）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此又是軍禮）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周禮凡弊字有三音必世簿計府世反讀經當從第一音讀史當從後音此音弊也而義則斷也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是也至如此置旗弊之之弊則不同婢世簿計二反皆脣音只是弊字本音注謂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則弊訓仆也亦訓止　置旌門大喪共銘旌王建大常

建廞車之旌葬亦如之歲時共更旌取舊予新更旌二字竒然未可曉並見司常之職　夏采以乗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大喪天子復之禮也夏采天子之官大喪天子之喪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則其禮凡九此以冕服復於太祖一也以乗車建綏復於四郊四也王祀四郊乗玉路建大常今以此復者謂用其平生所御以招復其魂大常去旒異於生時鄭玄謂綏當作緌凡綏字皆然注文又云先王有徒綏者禮

書畫象杠之頂垂垂如蓋而羽旄為飾大常而下九旗杠頂皆注旄恐亦不須改此字　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畫熊虎者　鄉師凡四時之田以旗物辨鄉邑而辨其政令　遂人若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之　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注以其主山得畫熊虎此一弊字訓止謂田者既止則建旗致禽取禽之左耳也　澤虞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弊田同上義

肆師表粢盛告絜注表謂徽識正義曰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此小旌表六粢甚新奇五旌以表之凡當表者不止此也後世旌表門閭亦當立物如旌以表焉而近制皆苟簡不一古大閱治兵不同近世制帥郡守春秋二大教曰大閱曰閱武教頭執草捧若旌之類近上将官腰揷五色小旗於庭階下為軍陣旗幟進退抑揚之節非古之遺意歟　典命上公九命其車旗衣物皆以九為節伯侯七子男五

王之三公八卿六大夫四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卿三大夫再士一侯伯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士不命車旗衣物之節視其命也　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縿旒則屬焉縿亦作幓所銜所廣二切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内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大麾不

在九旗中色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此王之五路所建曰祀曰賔曰朝曰即戎曰田而大白大麾非九旗之數封同姓諸侯則許乗金路建大旗㸌封異姓諸侯則許乗象路建大赤㸌封四衛遠諸侯則許乗革路建大白㸌封夷狄之君則許乗木路建大麾㸌然禮家參攷不可强同令世既不備五路而車制廢九旗之制亦廢建炎南渡後士大夫皆乗轎近大小官惟單騎馬予攷此制亦愚矣哉　大

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茇蒲末切〕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别也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旟前已備書中冬教大閲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旗居卒間以分地此古四時教戰用旗物之節也軍門曰

和門鄭玄謂今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維之以縷王旒十二斿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則四人讀至此則知諸侯之旂亦可謂之常天子之常亦可謂之旂又總皆可謂之旗　田僕令獲者植旌於司市上旌於思次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　行人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五斿如此則公侯伯子男之旗皆可謂之

常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此乃大常可謂旂之據且又見不止畫日月又畫升降龍亦是一據

鄉射禮翿旌龍旜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野則虎中以龍旜獲大夫兕中以其物獲士以翿旌獲又旌各以其物無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予謂射中為獲每一射中則舉旌以識之皮樹中者以器為之矢一中則以一籌入焉皮樹中獸也而人面其形

伏其背上為竅以容籌閭虎兕皆獸龍旜畫龍於通帛也翿旌即前白羽朱羽之所為也　鄉師大喪及葬執纛桃招切又音毒雜記匠人執纛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翿纛翳也詩曰值其路翿舞者所持也春秋傳曰舞師題以旌夏則鷺翿若今大樂二工執之以引舞者舞也射也喪也用纛三　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設崇商也綢練夏也此則周禮司常之所共

也設崇謂崇牙旌旗之飾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素錦綢杠令人以紅帛粉書某官某人之柩上下繪板俗曰旐旐喪車則以導於前葬塡棺上江南人無車喪之棺以人舁之杭人以大木二衆舁之他州有山險上下傾側架以轆轤若輿貫其中而兩頭輕重適平曰千金秤明堂位曾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此禮雖成王所賜似不必用注弧旌旗所

以張幅也鄭玄多自為異同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參之他經不見何時有所謂弧旌者天子之大常畫弧矢於上玄注引覲禮載龍旂弧韣謂旌旗之屬皆有弧弧以矢繆之謂之韣此以上與明堂位注相連若真設弧矢以張旌旗之幅其綴於上之謂緌下文却謂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如此則畫矢而已又與明堂位注及上文不同予謂弧矢之在旌旗有二說一謂用真弓矢一謂繪畫矢又前有天狼星

後有弧矢星必是取誅惡禁暴之義真綴弧矢以張白幅當攷四代之旗再言之不書　大傳曰殊徽號注旌旗之名鄭玄謂徽織旌旗之細綴於膊上在朝則植之於位在軍則衣之於身詩曰織文鳥章注云織徽號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予謂近世大內內侍省中官之徒入皇城司衛士幕士之徒皆有黄號繫於胸前軍中金鼓有背心劄亦然大書於背大工役夫匠巾揷小旗書其名皆古遺意也　詩干旄出車六

月車攻采芑無羊采菽桑扈韓奕載見泮水閟宫玄鳥十三詩言旄旟旐旆旂旌章不一惟無羊詩之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此詩尾章八句三句為問五句為答極妙乃作長篇詩法也與前斯干考室詩同體第六章五句說夢第七章五句大人占夢第八章九章各七句言所以夢之祥尤佳極可為布置大篇詩之法大篇詩前輩云三折轉當有分章問答之體孟子曰招虞人

以皮冠大夫以旌士以旂庶人以旃又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趙岐注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君子何不待招而見諸侯春秋昭二十五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史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小有不同不必強合　國語吳王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建旌也千人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

載常萬人常僣也萬人以方陣皆白常白旂素甲有旌有常有旂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又有旗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赤常赤旟又有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又非王大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此所謂黃池之會也軍三萬人為三大方陣建旌一嬖大夫三十人三大將皆建常三軍各建旌建旟建旗而王載白旗吳子爵僣王軍制之侈如此而肉食之謀為晉人所覘争長亦為晉人所先越勾踐已入其國歸

與越平而匪久終亡此等軍制不足書不足法　月令春青旂夏赤中央黄秋白冬黑呂不韋書不曽行用徒見之書不足法　鄭有蝥弧晉有蠭旗楚王建肥胡武靈旃田蚡曲旃後漢雲罕等皆非古制愈降愈下殆不勝書　建隆將郊陶穀建議作攝提旗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風旗四瀆旗又以瑞應作金鸚鵡玉兎馴象旗太祖又别造大小黄龍負圖旗各一大神旗六日旗月旗君王萬歲旗天

下太平各一獅子旗二金鳳旗一五龍旗五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建之郊路乃權制非古制也

古今攷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敭蓉

古今攷卷四

元　方回　續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古未有崛起一時以三千人而得天下者也堯以前勿論禹之征苗不見人數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曰六卿六事則用六軍七萬五千人矣胤侯以仲康之命征羲和亦用六師湯伐桀不見人數文王以西伯戡黎書

言伐邘伐密須伐大夷伐耆伐崇崇即黎也竝不見人數武王伐紂泰誓有曰大廵六師是則武王不待勝紂已用天子六軍之制矣至牧誓則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古車戰法一車總七十五人車之上甲士三人御者居中射者居左擊刺者居右步卒七十二人在後或臨時制變有一車百人之說有一車二十五人之說所謂先偏後伍右為將軍則將居中擊鼓御者左而右兼射武王之六師為車千乘甲士步卒七萬五千人而

止以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者兵不在多也或謂虎賁為百夫長車百人則為兵三萬或以為一車七十五人計之而虎賁三千人乃武王之近巳為衛者盖不可詳攷也春秋以至戰國諸侯僭上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制蕩然莫守蘇秦之説六國也動曰車千乘騎萬匹趙武靈王之胡服而騎射也車戰盡廢而鄉遂出軍之法盡矣長平之戰白起坑趙降卒及前後斬首四十五萬人王翦伐楚必欲用六十萬人

故當時有語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秦之戍守五嶺也至用五十萬人至於兵無可起而發閭左之戍以亡天下高帝之解縱所送徒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無異盜賊沛令令樊噲召季則已數百人至立為沛公則僅得此子弟三千人耳而卒以亡秦世變人事可畏也哉沛公以此三千人攻胡陵房與守豐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見景駒與司馬尼戰拔碭郡又得碭兵六千人合九千人見項梁於薛又得兵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則

有兵一萬四千人矣其後又奪剛武侯軍四千餘人自
秦二世元年辛卯九月起沛歷二年壬辰三年癸巳漢
元年甲午冬十月入關十二月與項羽會鴻門則沛公
兵十萬號二十萬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矣夏四月以
漢王就國項羽使卒三萬人從又楚子諸侯慕從者數
萬人則漢王之在漢中有兵幾二十萬也五月而還定
三秦者此兵也二年四月刼五諸侯兵入彭城則為兵
五十六萬人矣然而項羽能以三萬人破五十六萬之

漢殺漢卒十餘萬睢水為之不流何也漢狃於勝而兵不備則兵之不在衆也可知矣及夫破羽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乗之羽遂大敗然則此陣也孔費絳柴及漢高自將各可十萬無疑羽至是力不敵矣而墮於韓信之計陷於孔費二將之左右翼中為信所掩漢高僅能居於陣後以絳柴二

將護已而已漢之得天下其末也兵力如此之盛其始也不過三千人李習之有言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故少康之祀夏配天亦根於一旅而湯武之興各以百里之諸侯後世養兵愈多費財愈甚而不能守其天下者多矣夫豈無其故哉不鄉遂不井田不封建不城守而聚烏合之衆自戰故也且無有仁義道德以維持之此匹夫之所以暴興而莫之禦也歟

項梁羽起吳田儋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並二世元年九月與沛公同起）楚立韓公子成為韓王（班史帝紀不書見張良傳東萊大事記謂在秦二年六月）

秦始皇即位之年年十三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所生先是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周赧王之五十九年也歲在乙巳去獲麟二百二十六年去孔子卒二百二十四年是時周分為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其年秦遷西周君於憚狐秦昭王五十六年卒太子柱立為孝文

王在位一年子楚立為莊襄王元年歲在壬子遷東周君於陽人三周皆滅而是年楚亦滅曾莊襄王在位三年卒即始皇嗣位甲寅歲也始皇元年乙卯天下七强國曰秦而與韓趙魏楚燕齊為敵國曰代曰衛小弱國也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三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滅代二十六年滅齊吕政遂自立為始皇帝歲在庚辰又十二年凡在位三十七年歲在辛卯而始皇崩周之亡始皇之未帝海内三十五年無

天子始皇為帝十二年而崩二世為帝三年而秦亡歷壬辰癸巳甲午漢王西楚霸王元年歲在乙未計獲麟之後二百七十五年而為漢蓋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自立為楚王而楚復矣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而趙復矣九月高帝起沛項梁項羽起吳皆應楚者也田儋自立為齊王則齊又復矣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則燕魏又復矣惟韓未復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王陳涉死正月張耳立趙歇為趙王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而趙楚又興四月項梁殺楚王景駒六月項梁沛公共立楚懷王孫心是月張良説項梁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而六國皆復興矣惟韓之興也最後當是時秦將章邯擊殺魏相周市魏王咎與民約降於秦而自殺章邯又殺齊王田儋七月而園田榮於東阿一起一伏兵家常勢至其大歸自有定理於是項梁沛公共救田榮破章邯八月而田儋之子市復為齊王九月章邯雖殺項梁而魏咎

之弟復立為魏王天下之所為欲滅秦者終不可禦倡以陳涉和以劉項六國已灰而復燃强秦以數十百年不道之力滅周一諸侯而一旦絶祀無種是故知力之不足恃而人心之不可失也

楚復立王四

楚最先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起蘄入陳自立為楚王秦二年十二月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王凡六月其年正月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

嘉王凡四月六月沛公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
王是時諸將在薛用范增計心在民間為人牧羊求得
之以陳嬰為上柱國與懷王都盱台九月章邯破殺項
梁沛公項羽從懷王都彭城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
上歲在乙未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
帝徙之長沙都郴心為王凡一年有半而為義帝又九
閲月而為羽所殺羽自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
彭城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桂林南海象郡趙佗據之

閬中郡越諸子孫據之此四郡秦亡時已非其有羽取三十六郡之地而有其九郡不道極矣漢五年歲在巳亥十月漢王追羽至固陵十二月誅羽東城楚地悉定羽為王四年有竒是後漢立楚王韓信又立楚元王交地益狹非羽所謂楚亦非春秋戰國所謂楚矣楚之先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六曰季連羋姓其後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江陵府江南上流枝江縣猶存周夷王時熊渠

自立三子為王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而去其王
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而猶夏之聲益著齊
桓公晉文公之霸楚武王成王亦益强大成王為太子
商臣所弒商臣立為穆王子莊王子恭王子康王康王
卒子員立康王弟圍弒員自立為靈王靈王不道康王
次弟比立為初王靈王饑死乾谿康王第四弟棄疾廹
殺初王自立為楚平王平王奪太子建之婦生子壬立
為昭王楚是以有子胥之難昭王卒妾子章立為楚惠

王於是又有太子建之子白公之難而春秋終惠王子簡王立八年三晉始列為諸侯繼以聲王悼王肅王肅王臧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為宣王宣王子威王威王子懷王熊懷立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懷王之三十年為秦昭王所詐留秦不還國人立其子横為頃襄王即宋玉賦所謂楚襄王也又歷考烈王幽王哀王哀王庶兄負芻殺哀王自立為秦所滅虜自熊繹至負芻四十一世初都丹陽後徙郢去郢徙鄀又云徙鉅陽白起破郢

走保陳復徙都壽春所至命曰郢其地西界蜀有巫黔中西北界秦有漢中上庸剪滅百蠻以廣其封北接陳蔡東界吳南則五嶺東南則百粤其為秦所侵伐失之西而取之東滅陳蔡宋魯自越先滅吳而楚又滅越則其地北界齊韓魏而南盡荆揚秦之南郡九江郡鄣郡會稽郡漢之南郡江夏桂林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其地其為秦所滅時北有薛郡者魯也碭郡泗州郡亦宜屬焉今之京西南路夔州路荆州北路南路淮南

東路西路江南東路西路浙西路浙東路皆是又奄有淮北魯宋則其地非不廣獨以君臣出於蠻夷之俗與秦相去不遠故因循以至於亡懐王之死楚人憐之秦之不道亘古所無故其遺民世家崛起相王卒以斃秦而開漢漢之所以得之者在於不得已而後殺人漢之所以不純乎三代卒不復古制者楚與秦之餘習未泯而承其敝法故也

趙復立王六

趙次楚復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遣武臣張耳陳餘畧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都邯鄲武臣尋為燕軍所得既歸國秦二年十一月為趙將李良所殺武臣王凡四月正月張耳陳餘復立趙歇為趙王居信都章邯兵至走鉅鹿王離圍鉅鹿三年十二月項羽救趙虜王離走章邯漢元年正月項羽分趙為二徙趙王歇為代王都代封代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於是更名趙為常山而趙有兩王漢二年十月陳餘借兵田榮擊走

常山王張耳耳歸漢陳餘迎代王歇復王趙而趙歇立陳餘為代王分其國陳餘留相趙王而以夏說為代相國守代漢三年十月韓信張耳擊破代禽夏說又擊趙斬陳餘追殺趙王歇襄國置常山代郡歇為王垂及四年耳為常山王凡十月陳餘為代王僅一年漢四年夏立張耳為趙王五年秋張耳卒耳為趙王又一年餘子敖嗣王漢九年敖以貫高事赦為宣平侯趙之再興凡六易王其後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共王恢趙王呂

禄雖皆王趙非是之謂矣趙之先為商紂臣惡來惡來弟季勝季勝曾孫造父周穆王賜之趙城其後去周事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事晉公子重耳得晉國衰及子盾世專晉政是為六卿曰欒氏曰中行氏曰知氏曰趙氏曰魏氏曰韓氏欒氏先滅春秋後趙簡子破走中行氏于邯鄲栢人與知魏韓四分其地簡子卒子趙襄子立襄子又與韓魏三分智伯營之地而後三晉益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

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去春秋獲麟七十八年歲在戊寅為通鑑之始周烈王六年三國滅晉周顯王十六年魏稱王齊稱王周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諸侯徐州相王于是韓燕趙皆繼稱王周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周慎靚王三年宋亦稱王然宋國微小魯與惴惴乎其間尤為不競獨七國秦始皇帝十九年王翦虜趙王遷滅趙自烈侯籍受封至遷凡九世其稱王武靈王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繆王凡五王又一王曰代王嘉本

悼襄王適子遷之母娼也嬖而立之遂以亡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安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别郡遠韓近趙馮亭以上黨歸趙孝成王受之卒致白起長平之禍趙與秦共祖秦出惡來惡來之父飛廉其先為商帝大戊御曰中衍趙之滅猶有後趙姓皆是秦滅無後世

無復有嬴姓者云

齊復立王九

齊次趙復秦二世元年九月田儋與從弟田榮横起齊自立為齊王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殺齊王田儋于臨濟恐當作臨菑儋為王僅十月沛公項梁救田榮共解東阿之圍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初田儋之破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田榮至是逐田假而立田市田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項

梁數使使趣田榮兵俱西追秦軍田榮欲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發兵項梁不肯殺假趙亦不肯殺角間以故田榮不肯發兵遂與趙氏有隙其後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大破秦軍漢元年正月項羽徙義帝分裂一十九王分齊為三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封齊將田都為齊王居臨菑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四月諸侯各就國田榮大怒不肯遣田市之膠東迎擊田都都走楚市畏羽亡之膠東榮怒追殺之自立為

齊王令彭越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併王三齊之地田市為王凡一年六月餘田都田安不克王漢二年春正月項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陽平陽民殺之齊盡降楚田榮為王凡七月而楚二月復立田假為齊王項羽所過殘滅齊復叛之田横收亡卒數萬人復反城陽三月田横逐齊王假田假為王僅一月四月田横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率五諸侯入彭城項羽南與漢王戰田横盡定三齊之地漢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

軍齊王田廣走高密十一月韓信大破齊楚于濰水殺龍且虜齊王田廣齊相田横自立為齊王灌嬰敗之悉定齊地韓信請為齊假王春二月漢使張良立韓信為齊王田廣為王一年八月餘横不成王韓信後徙王楚非六國之田矣齊自太公吕望佐周武王平天下封于齊其先姜姓為禹四岳佐平水土封于吕者也青州之臨菑縣故為營丘太公始所封也自太公至康公二十九世為田氏所滅周安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

諸侯歲在乙未去三晉初侯十八年去獲麟九十六年至漢高帝元年乙未一百八十年陳恒之弑齊簡公也在獲麟之年孔子嘗請于魯欲討之當是時而孔子之計得行則晉之五卿魯之三桓齊之田陳皆當有以處之不至猖獗盖春秋終于此而聖人知後世之不可復為矣初陳公子完奔齊食采于田春秋後改姓田氏完曰田敬仲至陳恒亦曰田常六世田常至大夫和三世田和至齊王建七世以秦始皇二十六年為王賁蒙恬

所滅自威王至王建稱王者五世湣王與秦昭王嘗一為帝尋去帝號齊地東濵海北至燕南界魯西限趙魏不與五國從親循至于亡篡弑以興無足道者故諸田于劉項間為驅除云

燕復立王三

燕次齊復燕者姬姓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地在幽州燕山之野當是時自有一燕國姞姓黃帝之後在今所謂滑州者名公受封以元子就國而次子留周室代為

召公與周公旦之次子代為周公為二伯分陜者是也二公又皆以師傅行六卿之事燕自召公至王喜為秦王賁所滅秦始皇二十五年也凡四十四世其地為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之郡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固安涿郡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漢武所置之樂浪玄菟亦皆屬焉南通齊楚西界趙魏北隣烏桓扶餘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亦曰東胡秦二世元年九月韓廣自立為燕王班史帝紀所書也攷之

陳渉傳張耳陳餘既立武臣為趙王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北徇燕燕地貴人豪傑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能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此必燕王丹之太子被誅與王喜之被執無復有名公之後矣故燕人立韓廣為王亦可謂匹夫而僥倖者矣漢元年春正月項羽分燕為二

徙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封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八月燕王韓廣不肯徙國遼東臧荼殺之併其地韓廣為王僅三年漢三年冬十月漢韓信發使使燕王臧荼下之漢五年秋七月臧荼反陷代地帝自往征之九月滅燕虜臧荼封盧綰為燕王臧荼為燕王僅四年盧綰後以陳豨事敗初勸陳涉立六國後窺帝業者張耳陳餘也涉不能從張耳陳餘立武臣王趙非趙後既而得趙王歇王之齊田儋亦田氏後而韓廣之立非名公後項

羽私王臧荼亦非名公後無德于民功薄能細乘時之利驟得為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盧綰以高祖同日生媟狎得王亦不長彼韓魏亦皆亡國之餘為漢驅除獨陳嬰不肯自王從母之訓為可取耳

魏復立王三

魏與齊燕同以秦二世元年九月復立然魏之復立獨異於他國有可書者班史帝紀書曰魏咎自立為魏王非也意以謂天下之王侯皆自立以明沛公之自立不

為非也初陳勝遣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下數十城以豐故梁徙誘雍齒叛沛公反豐為魏而市為田儋所擊遂還魏地立魏後甯陵君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考之史記月表乃謂魏王咎在陳不得歸國十二月陳勝死咎自陳歸立呂東萊謂周市虛位四月以待咎也與班史陳勝傳亦異如此則魏咎之立出于周市其名甚正班固以為自立其

亦誣矣秦二年正月章邯圍魏王于臨濟下殺齊王田儋及魏相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咎自燒殺呂東萊曰周市之義魏咎之死君臣皆可觀矣市不乘時以奪君之位咎寧自死其身而脫其民于死故東萊嘉之咎為王僅十月而四月不居其位就國一月而受圍受圍半年而身死妄意功名富貴亦可監哉六月魏咎既滅九月咎弟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漢元年二月項羽分魏為二徙魏王豹于河東為西魏以趙將司馬卬為

殷王都朝歌漢二年二月殷王司馬卬叛西楚二月漢王渡河西魏王豹降將兵從漢擊楚又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及漢王敗于彭城五月魏王豹叛漢反為楚九月漢韓信滅魏虜魏王豹定魏地為河東上黨郡豹為王餘三年卬為王餘一年其後周苛殺豹滎陽魏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仕晉獻公趙夙為御畢萬為右師師伐耿魏滅之以耿賜夙以魏賜萬從其國名為魏氏魏絳大得志于晉悼公之時遂為六卿之一六而三

之遂為三晉之一至魏文侯斯列為諸侯文侯卒子武侯擊立武侯卒魏惠王罃立亦曰梁惠王戰國中始稱王者立三十六年其三十一年自安邑徙都大梁今浚儀開封之地封魏十六世而為諸侯為諸侯九世而滅稱王者七世秦始皇二十三年王賁引河灌大梁滅之虜其王假其地自高陵以東盡河南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年陽武酸棗等皆魏分漢得其地

及秦之所得周地三川郡為河東河内河南名曰三河不以封

韓復立王四

韓之復立最在六國後秦二年十一月趙王武臣死十二月楚王陳勝死正月趙王歇立楚王景駒立在留沛公失豐往從景駒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攻豐張良傳與帝紀微異沛公拜良為廄將良遂從沛公不去韓猶未有王也二月項梁渡江收兵六七萬人軍下邳三月沛

公以兵屬項梁破殺景駒六月范增説項梁立楚後沛公與項梁在薛共立楚懷王孫心都盱台于是良説項梁謂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為王項梁使良求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盖陳勝起而敗景駒起而敗楚懷王孫心立楚三立王天下之變一年矣而韓王成始得立其所以立為張良本心五世相韓欲復其國也後九月楚懷王與諸侯約先定關中者王之而使項羽救趙沛公入關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而與良俱攻

下南陽郡秦三年七月也八月良從沛公破秦入武關九月沛公用良策破嶢關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降十二月項羽入關春正月項羽陽尊義帝二月項羽分十九王韓為二韓王成如其故都陽翟封楚將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四月諸侯各就國張良歸韓七月項羽廢韓王成為穰侯先與俱至彭城尋殺之張良復歸漢項羽所以殺韓王成為惡張良從漢入關而韓王成為漢守陽翟故也八月漢王還定三秦項羽立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以拒漢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陜河
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擊
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四月漢刦
五諸侯兵伐項羽入彭城常山河南韓魏殷是也漢六
年春正月徙韓王信國于大原信徙都馬邑其秋匈奴
冒頓圍馬邑信以馬邑降匈奴成為韓王兩年申陽為
王八月許鄭昌為王僅三月惟韓王信王韓四年餘而
徙國徙國八九月而降匈奴或問張良始説項梁立韓

王成成死漢降鄭昌立韓王信則韓為有後而有國矣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生謀撓楚權請復立六國後而張良乃不然其計漢王刻印銷印于俄頃之間其故何也豈張良以韓已有國不復他恤乎曰非也天下初起張耳陳餘亦說陳涉立六國後陳涉于此而能從之事未可量未必遽敗楚立兩王皆相繼破然後范增說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是時齊魏燕趙俱有王獨韓未王故張良亦說項梁立韓王成皆從民望此項氏之

所以驟得志也梁死羽忿沛公獨先入關羽背約自王善地首殺其主所分諸侯皆以其臣而廹奪其主漢直羽曲滎陽之圍雖急漢之勢已成矣當是時而又別立六國之後以漢見地與人是自削也以河南河北未得之地與人又其誰肯拱手而遜之乎復立楚懷王後一人為楚可也項羽肯即以地畀之乎酈生之策迂誕可見張良所以答漢王者可從也陳涉當立六國後而不立則失之漢王不當立六國後則不立乃得之也其失

其得繫乎時之可不可而勢之成不成也韓姬姓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萬後三世韓獻子厥晉作六卿而厥在一卿之位范中行氏知氏滅曰三晉遂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自謹侯虔始封至王安凡十一世稱王者五世而滅秦始皇十七年也李斯以韓為秦腹心之疾故首伐滅韓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韓哀侯二年滅鄭而都之即潁川郡郡名皆依漢或秦併有

滎陽成皐之險成皐者即春秋之虎牢鄭叔叚之制秦先滅周而得三川又滅鄭而據滎陽成皐則趙魏中斷東向以臨齊魯山東而天下之勢可知矣天下之地除北狄西戎東南界海外夷蠻其内皆秦及六國地故詳論漢初六國起伏如此

泗川監平泗守壯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曰内史漢三輔及弘農郡曰三川漢河内河南兩郡曰河東曰南陽曰南郡曰九江漢並因之曰鄣郡治故鄣在

今湖州長興縣西南他郡所治候汶漢改為丹陽郡今江南東路徽饒廣德宣城金陵皆是曰會稽治吳通浙江西東吳越故地皆是項羽項梁起吳中殺會稽假守通知會稽守治吳今平江府曰潁川二郡漢因之潁川舊韓地曰碭郡漢梁國泗水漢紀兩書為泗川注水即川也通名高帝更名沛郡故泗水郡有沛縣有豐縣鶴山謂沛縣豐邑恐後升沛為郡豐為縣也曰薛郡漢魯國即伯禽之魯也曰東郡曰琅琊漢並因之曰齊郡漢齊國曰上谷曰漁陽曰右北平曰遼西曰遼東曰代郡漢並因之皆邊地曰鉅鹿曰邯鄲曰上黨趙地韓地漢並因之曰太原曰雲中漢並因之曰九原漢改五原曰鴈門曰上郡曰隴西曰北地漢並因之皆西北邊羌地曰漢中

曰巴郡曰蜀郡（漢並因之）曰黔中（漢改武陵郡今黔澧辰沅靖地）曰長沙此所謂三十六郡也其後并南越閩越又置桂林（漢改為鬱林郡）南海（治番禺漢因之）象郡（漢改為日南郡）閩中（治侯官漢武帝虛其地）合四十郡

郡置守尉監前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二千石監御史秦官掌監郡守者守其地也尉者分其兵權也監者使其親昵監之也通典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

非始于秦漢省其官此所謂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沛公出戰破之泗川守壯兵敗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是見沛公初起監郡引兵圍其家而為沛公所破也泗川守兵敗于薛亦沛公敗之也走至戚而後左司馬擒殺之沛公一起而殺縣令敗郡監殺郡守秦非不强而長民者相率為虐匹夫得而誅之郡縣之制不足恃也向令守周之舊典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井其田鄉遂其民一

戎車而甲士三步卒七十二以為其軍下孰有崛起而叛者哉漢得天下以郡太大稍復開置間之以諸侯王國則是封建之制猶與郡縣之制錯行高祖增郡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開廣三邊增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縣有蠻夷謂之道諸侯王國或兼一郡以上侯國不過郡之一縣由是而後封建漸革東漢功臣唐初將相雖封以地不屑就國惟歷代親王間有得地而君之者郡愈分而狹縣愈分

而小自漢武置部刺史倣古者方伯之意以六百石察二千石權猶未重漢末改為州牧則若唐之節度使足以鉗制郡縣而為變為叛其偏重既已如此而偏于輕者郡或無城無兵縣專任催科敲朴以供上歷千五百餘年近二千年主一部者為監司主一郡者為太守名稱各不同如刺史如總管如知州之類主一縣者為縣令或令或長或尹或知縣亦不同更代不常羣胥為政要不如古者之封建封建之弊至于哀周春秋戰國上無天子攻伐殘戮數百年要其實猶

勝於後世之郡縣必不得已如漢初封建郡縣錯行之封之國者必如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庶幾乎

道得張良

天下之事不可測也而神交氣合若符節然昔者孔子定書典謨所紀無非疇咨任人之事湯之聘伊尹高之夢傅說文王之卜而得呂望皆先有求賢之心而後人才應之若天所畀付之者沛公初起主吏蕭何為沛丞

督事曹參以中涓從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在中主潔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周勃以中涓從樊噲以舍人從皆沛人夏侯嬰周緤之徒亦皆以沛人從未有所謂張良韓信陳平也秦二年正月沛公從景駒于留道得張良同見景駒韓王成未立也良未有所事也聚少年百餘人欲從景駒而遽從沛公為廄將說以太公兵法謂沛公殆天授以故遂從不去然則君臣之間豈非天乎沛公入關為漢王至漢中始得韓信漢元年七月也下河内虜殷王卬陳平

始降漢二年三月也漢王之得天下蕭何功居多然張良之善謀韓信之善戰陳平之善出奇計非此三人亦不足與有成人才之在天下無窮人主有高天下之才又有度越天下之德而以人才為心則將不求而自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君臣之相得也若天實為之蓋聲氣相求自有必然之理而不可測也漢光武之得二十八將唐太宗之得房杜

王魏宋太祖之得趙普曹彬皆天為之然卒不能復三代之盛治則以道學之不明不過各極其氣質之所受以相資故漢唐宋所為止于漢唐宋而已

沛公往薛見項梁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勝起蘄九月沛公起沛項梁起吳田儋起齊韓廣王燕魏咎王魏沛公雖破泗川監平殺泗川守壯而十二月失豐雍齒叛之項梁未渡江也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渡江

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是時通吳越二國為會稽地治吳縣總稱曰江東項梁乃與項羽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陳嬰不敢自王以其兵二萬人屬項梁為項氏世世楚將名族必可倚以亡秦也項梁遂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軍下邳而秦嘉已立楚王景駒軍彭城東欲距項梁此梁之所以不平而擊秦嘉也而况嘉弱梁强景駒又非懷王之後乎梁之言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

在今泰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則兵有名矣乃擊殺泰嘉景駒走死沛公亦方且弱甚不過并有碭郡六千人為九千人耳不往見項梁于薛不可也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引兵拔豐一小屈而遂大伸亦知時義而為之者也薛郡即伯禽之魯楚滅魯秦置薛郡

共立楚懷王孫心

秦二年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懷王都盱台應劭曰六國為秦所併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謚為後順民望也周赧王十九年楚懷王卒于秦呂東萊曰是後八十六年楚戍卒陳勝稱大楚首難于蘄范增說項梁立懷王孫心也其言曰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至今憐之故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懷王庸主耳使放於楚民豈以其存亡繫心哉及秦遇之無道則舉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傳百年而不衰又以見天理人心至公而無定在也然

則東萊之説當矣而其謀實出於范增當是時秦將章邯方强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圍田榮于東阿七月沛公與項梁救田榮大破章邯于東阿田榮歸齊沛公項羽追北章邯之戰未嘗敗也至此始敗非劉項合勢不足以敗之審强弱識離合沛公時已得張良其謀蓋有所授歟立生人為君用死者之號得古者出師載祖廟主從軍之意為楚復讎則又得宋襄公復九世讎之意後世有二帝蒙塵而忍于講和者痛哉

斬三川守李由

三川河洛伊也秦滅周取河南伊洛之地并今懷州漢河内郡為三川郡李由者秦丞相李斯子也初陳勝以吳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會章邯破殺周文將軍田臧等以吳廣不能下滎陽恐秦兵至矯陳王令誅吳廣以少兵守滎陽悉精兵西迎秦軍皆為章邯所破田臧留李歸等在滎陽下章邯亦破之歸死章邯東擊魏咎臨濟

滎陽圍解故李由出至雍丘也樊噲周勃夏侯嬰傳皆言破李由雍丘及沛公與項羽共擊秦軍至雍丘大敗之遂斬三川守李由也由以丞相子守天下重地内有援已亦不為無才然秦置郡甚大設官三人一為守一為尉一為監不見屬官雖所統大郡至數十縣縣設令丞尉亦三人而墮城銷刃民無所保上又無方伯連帥之職可以呌呼攀援郡守雖可直達朝廷而秦法之嚴豈能朝奏暮報卒然有急關中出大將必如章邯者軍

未至而已糜於盜手矣此郡縣之不足恃明驗也後世郡愈狹縣愈小監司非廹急則庸繆守邊則不足以守邊禦盜則不足以禦盜宋以制置使宣撫使專閫外邊郡各設屯軍立都統制領將佐為軍官郡守之在邊者兼節制而縣令大率苟且有緩急則調他軍應援立大將為總統備多力分將畢師少往往而是人心未厭猶足以崛强假息人心一日不固禍不勝言秦以至虐之政行至繆之法李由之父丞相也無如一趙高何李由

守天下之險無如劉項何始皇之肉未寒也一官者敗其內羣匹夫敗其外非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又無周官之法度國其有不亡者哉

章邯夜銜枚擊殺項梁

章邯出關未嘗敗惟劉項與戰大破之東阿又破之濮陽東又沛公與羽斬三川守李由項梁以再破秦軍有驕色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軍定陶大破之殺項梁周禮秋官銜枚氏掌司囂軍旅田役令銜

枚鄭氏註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于項師古曰繣者碍也結繞也盖為結紐而繞項也（鄭注與師古絜字不同囂五高反囂一音許驕反繣音獲周禮戶卦反結音頡）此盖項梁驕而無備章邯夜以步兵銜枚擊殺之也定陶未下項梁駐軍于此而項羽沛公攻陳留軍分為二為三章邯所以輕視之歟猶近世夜刦寨然偶中其計項梁固失策而章邯亦豈足為雄哉近世軍中銜枚法以繩繫一銅錢于胸下令止囂則銜之多以用之夜而刦寨呂東萊

曰此秦再振諸侯再衰之時也本根既蹶雖形有起伏兵有利鈍亦何關于大勢哉定陶今曹州定陶縣

徙懷王都彭城

懷王始都盱台今淮西盱台軍也今徙都彭城今徐州彭城縣也章邯既殺項梁連雨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諸將吕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至彭城此所謂有進無退也士卒恐則氣不勇軍退于陳留則勢稍不振徙懷王自南進北幾千

里而都馬則鼓懦為壯而諸將知楚之所向矣當是時惟有北救趙西入關為天下兩大事章邯者亦愚夫也必南擊楚懷西護滎陽成皐以西俾天下不敢窺函谷武關為第一義乃以楚地兵不足憂而北擊趙趙未破而楚軍進楚于是分項羽救趙令沛公入關似乎失以一趙委秦疲章邯而成劉項之勢振楚之業者彭城形勢蘇子由黃樓賦述之詳矣予嘗登樓故基望項羽戲馬臺觀之城四面皆山圍之山去城則九里許泗水過

黄樓之下西望山若玦者予由有傷心極目之語信然也大抵既有地勢又以有民而後可强宋劉裕駐此以圖北方魏太武立氊帳戲馬臺不能攻而去唐李臨淮據此為節度勢雄一方張建封父子久居之愈為强鎮厖建勛之亂唐以漸替而黄巢之寇起于曹良以人衆兵多故也今荒垣曠野閴然無人黄樓遺跡僅餘石礎畢篆方碑巋然獨在則形勢不足言矣

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歴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顔師古曰文説非也若以律歴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歴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歳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歴之前迄至髙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歴廢也

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

秦置郡守而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郡長之名始此

灌嬰傳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每郡置長意者其楚之舊制歟沛縣也秦置令父老殺沛令立高帝為沛公即楚縣令之稱為公者也懷王于此進沛公為郡長以令而遷守也封為武安侯六國與秦制也碭郡漢為梁國本宋都今之睢陽也周五侯三王非天子之命孰敢建侯三晉之與田和篡晉齊求周封為諸侯而僭王之漸起春秋時惟楚僭稱王吳越亦稱王中國以蠻夷外之書楚子六國魏惠王首僭稱王齊次之燕韓

趙又次之秦惠王稱王乃在其後凡稱王則以天子自為而僭周室矣周顯王十二年齊威王封其相騶忌為成侯吕東萊曰諸侯擅封同姓見于書傳者自晉昭侯封成師始諸侯擅封異姓見于書傳者自齊威王封騶忌始自是而後秦魏冉封穰侯范雎封應侯即漢武帝宰相封侯之例也又有所謂封君者或在侯之上或在侯之下與封侯者或以地名或以秩名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公子尤顯樂毅之昌國白起之武安秦之華陽

君涇陽君安國君商君皆封君也趙武靈王初不自王
而稱君則此其所貴君之貴在侯之上秦爵二十等一
曰徹侯而無曰君者秦有天下定制也漢以酇食其為
廣野君婁敬為奉春君則君似在侯之下故世之相尊
者曰君侯曰君公曰公侯皆有爵號封邑之稱而其僭
則起于戰國高帝雖受碭郡長武安侯之封然自入關
至封漢王止稱沛公項羽之起江東為會稽裨將其季
父項梁為會稽將名平矯令為楚上柱國後自號武信

君而敗死羽未有除拜至則亦為魯公長安侯則是以楚之縣公為諸侯也高帝項羽是時相與若兄弟然由是而論後世之封爵當作廣封爵攷

古今攷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儁選

古今攷卷五

元　方回　續

呂臣為司徒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曰六卿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有此六官而此孔壁尚書周官之篇伏生口授有妝誓

立政二篇矣周制大國三卿半天子之數天子有六卿六遂大國則三鄉三遂天子有六卿大國則三卿牧誓立政所謂文武之世司徒司馬司空者大國諸侯半天子之卿也懷王用楚國之法置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令尹楚相也論語楚子文新令尹舊令尹是也或曰司徒之置用周之侯國之制以尊顯呂臣也歟蓋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而呂臣之父爲相矣西漢之末儒者未盡見周禮又不見孔壁之周官但見牧誓

立政有司徒司馬司空之文遂備此為三公班固百官
公卿表敘相國丞相大司徒為一列而孔光太師王莽
太傅王舜太保亦在其列皆莽所自置以大司徒代丞
相也又創三公以效周實自大也大司馬則武帝所創
以寵衛霍宣帝以來因之以代漢初太尉莽又置大司
空以代御史大夫殊不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乃夏商
以來侯國之官后乃以為三公不見孔壁周官之過也
至東漢承用此三者為三公之官而事權旁落自秦以

來不建冢宰以為一相其失非一日矣而失之又失蓋始於莽後世有宰執有侍從而吏部尚書號為天官戸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名可以相借為用而其實皆非周之六官秦漢之九卿錯亂雜揉宋初循唐五代之舊自省及六部尚書侍郎皆為虚名遷轉之官以審官東西院主選而大除目在中書以三司使鹽鐵使治財用以太常寺禮院治禮樂以樞密院典兵以大理寺審刑院治刑獄以都

水使者治水以三司之尉按治軍器而工役一切之事皆取辦于三司循名責實固為未然而治平嘉祐以前號為治世元豐官制既行沿至政和大為紕繆所謂司空司徒太尉者舊三公也太師太傅太保者舊三師也元豐因之政和則改三師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是也改三公為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也初未嘗以為師保論道之職隆以虛名其後又添設檢校又設太尉不問清濁武臣至建節而加開府文臣過開府為相而積累

因循皆可以為天子之師臣非之甚者也左相曰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相曰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寓三省不同之意而右相進擬除目權重于左執政曰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尚書右丞左丞樞密使改曰知樞密院又有同知僉書同僉書皆不應古六部尚書各治其事而太常宗正司農太府大理等卿委曲重疊元祐稍復舊制紹興革去亂政孝廟置左右丞相名與古合而三省其實遂無分別相權較重檜胄遠清全道卒以

亡國悲夫

上將次將末將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懷王可謂善用人矣宋義知兵項羽善戰范增好奇計其勝章邯必矣又西遣沛公入關尤為知之明者其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亦可謂有才者而楚亦天之所棄無再昌之理故終於無成然攷之三代盛時未有將帥之將以為稱謂者鄉遂出軍命卿總之師

出以卿師入以卿至春秋戰國而後有將之名傳春秋者謂將軍師少曰人序詩者有云以天子之命命將帥詩序乃漢儒語傳註亦出漢時孟子中始有將軍之稱吕不韋月令始有太尉之官非周制也司馬穰苴孫武吴起著書言兵法始盛推將才蓋井牧鄉遂之法廢如所謂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車千乘者亦不足以禦强國動輒興師十萬二十萬或三十萬而匹夫起於細微能詐能勇能計筭者始拔而為將非復六卿三卿二卿

一卿之行軍者矣七國之戰烹屠隕滅者數百千萬人得為將而富貴而終於敗與夫先勝後敗嘗試而不勝輒敗者不可勝數故沛公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而俗諺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今懷王救趙之將三人曰宋義曰項羽曰范增入關之將一人曰沛公荀悅漢紀謂宋義故楚令尹史記漢書不言必有所據項羽范增沛公則皆起於匹夫古之人才出於素而後世人才取於倉卒為將亦不可謂無其人而兵制不古靡爛其民為

可痛耳漢王以韓信曹參灌嬰擊魏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往往是時遣將必須三人非上將次將末將則大將騎將步將漢王問敵人之將而先知勝負亦可謂知人之明後世對陣兩國之將俱庸譬如奕棋兩皆低手然亦必有一勝一負故庸人繆得為將如低棋然忽遇高棋者至終以

敗人之國是故勝國之將未必不為亡國之人僥倖而一再勝者異日或不免於俘虜世之所謂七書百將傳誤人多矣

項羽自立為上將軍

為懷王之計不當遣兵救趙命一軍向函谷關命一軍向武關而分一軍睥睨章邯勿進兩關急而趙圍解矣諸將莫利先入關惟項羽願奮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以項羽殘賊沛公寛大故遣沛公入關遣項羽救趙而

又宋義位項羽之上以智御勇未為非策然宋義昔者論武信君之必敗恐亦未免子貢億中之所為嫩項羽論救趙急欲進兵當委曲與范增同密議之先鬬秦趙之説宋義固是趙舉秦强何敝之承項羽説亦是宜更互相籌畫以盡其理可也何至遽自矜大曰夫被堅執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此項羽所以不堪也且又下令猛狠貪强而不可令者皆斬明指項羽非義殺羽則羽殺義二將不和非細故也適又送子相齊置酒

高會羽所以逞其忿而斬義歟諸將畏羽之威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報命於王此與韓信求為假王何異懷王因以羽為上將軍此與漢王就立韓信為齊王何異懷王心恨項羽恐亦與漢王心恨韓信不異特項羽日益强大懷王遂不能制耳項羽無君之心蓋始於此既而破章邯軍解趙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顏師古以始為諸侯上為句注曰繇讀與由同以將軍兵皆屬焉為下句

劉道原謂將軍疑屬上句呂東萊大事記書曰項籍為諸侯上將軍是也至是則諸侯上將軍之命如近世總統諸軍者此亦不出於懷王之命其自立為西楚霸王兆已見矣

二世使使斬楊熊

秦二年二月項羽破章邯虜王離邯退軍漳南相持二世使人讓章邯三月沛公與秦將楊熊戰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此與唐明皇遣邊令誠

斬封常清高仙芝極相似楊熊章邯皆秦銳將戰敗而守滎陽楊熊未為非也迺從而斬之章邯不能救趙失王離涉間蘇角三大將罪豈不大於楊熊然則斬楊熊乃所以速章邯之降楚唐斬封常清高仙芝以快邊令誠之憾亦如二世之惑於趙高此所以哥舒翰一敗而降於祿山也天下敗證固有適相似者如此

絕河津

秦三年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

趙别將司馬卭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師古曰直渡曰絶竊詳文義師古説非也曰絶河而無津則是直渡而過河若曰絶河津則是禁絶河之津渡收其軍船以軍守河俾司馬卭不得渡耳平陰縣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水南曰陰水北曰陽今孟州舊為河陽三城節度河陽縣在河之北即此地是也漢祖絶河津之處魏豹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

則絶河津畔漢此絶河津三字與高帝紀三字同義乃是禁渡而非渡河可以無疑

收軍中馬騎

四月已絶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此謂戰于洛陽之東軍小敗𠜱遂越轘轅之險至于陽城收軍中所失之馬騎也陽城者南陽郡之縣令堵陽也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正義曰雁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遥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

鴻雁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也乘如字騎馬輕遣政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曰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史記趙武靈王

十九年曰吾令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誅之樓緩樓緩謂然其臣肥義爭之其叔公子成爭之二人已從而趙文趙造趙祒音紹趙俊又諫止之其辨說各數百言太史公詳書之以見夫胡服騎射前是中國未之有而趙主父率意變古始於此也蓋騎而射匈奴之俗中國惟以馬駕車故有車戰步戰而未有騎戰中國之民亦不敢單騎馬而騁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謂車之行於道者由乎前人之軌迹有一定之制不

敢殊異使其單騎一馬而疾馳則駭於民而違法矣左師展孔子同時先後人其欲以昭公單騎馬而歸曾意在輕疾於時已為反常殆必周制之所不許也正義以為騎馬之漸求之史記則趙武靈王實為胡服騎射單騎匹馬之始蘇秦傳說燕文侯則曰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肅侯則曰車千乘騎萬匹肅侯者武靈王之父孟子同時時則戰國已從事于騎恐是下令棄中國之法而習匈奴之戰則明以教其百姓國人自主父始也

戰國策趙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諫謂破卒散兵以為騎射恐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則是初變一邑為騎射而後舉國從之其變古亦非一日難蓋如此近時學者多不察此例蒙見闢以為古人豈不騎馬魏鶴山著諸經要義摘出禮記左傳正義二段以示晚輩不可誣也自是而後史以善騎射書者代不乏人李牧為趙走匈奴十萬騎而高祖平城之圍匈奴至者解鞍至高如山中國之兵騎戰漸盛車戰漸廢漢初猶有車

戰見夏侯嬰傳騎將則駱甲李必灌嬰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城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急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為右未全廢車而間亦用車戰唐房琯陳濤斜之敗以車戰而後車戰盡廢蓋古者八歲入小學則學射御人無不能射亦無不能御而一車三甲士古之御古之射者極天下之精而後可以禦敵令一旦製車千乘求三千人御射者不可得縱

有七萬二千步卒翼之亦必敗而已矣譬之單騎馬而射亦必習熟而後能有十萬之馬十萬之卒而不嘗習射習騎強使馳馬亦必敗而已矣高適曰胡兒十歲能騎馬彼以射獵為生故幼而習馬為國者可以鑒矣漢書騎守始此故詳

約先定關中者王之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定關中者王之顔師古曰約要也謂言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以註攷之楚懷王

與諸將不特口為之約又必立為文券契要曰先定關中者王之似如令豫給公據之類諸將各執其一以為異日執契取賞之具也周禮秋官司約於妙反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摯凡六約鄭康成註劑謂券書也鄭鍔曰約者以言而書其約者以劑劑如質劑之劑蓋兩書一札合同而別之買賣之約長曰質短曰劑此則名為約劑亦兩書一札也然則兩書一札曰契豈非剖符之狀歟先儒謂治神之約如非

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治民之約謂非其所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分魯以殷民六族分唐叔以懐姓九宗是也治地之約易曉所以防侵爭耳治功之約如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漢功臣帶礪之謂治器之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如魯得用四代之服器六瑚四璉崇牙八佾之類治摯謂玉帛禽鳥相往來有一定之制或者疑周公制禮何至如此多為

之防以周官為不然自當他攷令惟借是以證楚懷王入關之約亦有文契要約云耳禮記曰大信不約異日項羽請於懷王懷王曰如約而項氏乃背約王沛公於漢中卒以自滅約之所在漢直項曲故也後世賜鐵券謂不死而未嘗踐言契約或以偽為而爭競不息嗚呼其來也久矣

關中

顔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周禮地官有司門

司關門者國門也關者近郊遠郊之關也皆有符節以識出入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繫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因山川丘陵而設為門關之險固王公所不敢少也然所謂天險不可升者何哉在德不在險也德之險為天險山川丘陵之險不過地險耳秦穆公襲鄭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元和志曰自東崤至

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比二崤尚在秦時函谷關之東春秋時蹇叔言崤之險其地猶非秦有戰國時秦地愈大東侵諸夏而函谷關之險遂為秦之阨塞六國合從仰關攻秦秦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葢六國皆屛王也故得地勢者愈得而下視之今按秦函谷關在唐陜州靈寳縣南十里漢之弘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其中少通行路東西四十里

絶岸壁立巖栢隂翳谷中常不見日闗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齊孟嘗君客能為雞鳴而出此闗是也東至漢楊僕所移新函谷闗三百七十八里此新闗在河南府新安縣西秦闗之在靈寳者遂廢西至唐所設潼闗二百里唐潼闗在華州華隂縣東北太華山之北山在華隂縣南八里闗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闗黄河自龍門南流扼于華山轉流而東渭水自西而東於兹入河西去長安尚二百里亦天下之至險也然函

谷關秦守之非不嚴陳涉所遣周章烏合之師至百萬入關至戲而後敗不足恃也沛公聞章邯且至以兵守之而項羽令黥布擊破之不足恃也潼關之險唐哥舒翰守之亦敗於祿山之將杜少陵詩可玫亦不足恃也至於漢之函谷關徇楊僕之私請東徙三百七十里而廢其舊險則無足言者矣九域志京兆府至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河南府洛陽西至陝州二百八十六里陝州西至華州二百八十里華州西至京兆府一百五十

里計古長安至今開封只一千一百五十里而秦函谷關漢函谷關唐潼關跨涉三郡河南陝州華州自首尾八百里中有黄巷二崤桃林之塞皆號絶險謂險可長恃則秦漢唐至今猶存可也故曰險不足恃也滎陽成臯古之虎牢蜀之劒閣吳之長江燕之居庸亡國接踵不修德而恃天險者尚監之哉雖然懷王諸將莫利先入關關之可畏如此沛公不自洛陽趨二崤而南出鄧林西攻武關亦有以夫

舍人陳恢

史記呂不韋傳嫪毐與其黨謀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呂東萊曰秦之兵制畧見于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回謂君公舍人四字當作一句秦之封君若縣公所謂舍人私人也如家臣食客門人近世館客門士邊郡帶行等人之類亦可發以為兵也毒之敗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

家家房陵其舍人之多如此而又有賜爵者戰國之時
養游士至後車千乘食客三千人井牧不修而士無常
産故也蘇林曰藺相如爲宦者令舍人韓信爲侯亦有
舍人晉灼謂舍人謝公傳謂舍人弟上書告信是也師
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司屬官號魏置
中書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齊永
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謂之四户梁除通事字直曰
中書舍人掌詔誥後魏有舍人省隋内史舍人八員後

減四人為内書舍人唐武德三年改中書舍人置六員
為文士之極選龍朔改西臺舍人光宅改鳳閣舍人開
元改紫微舍人皆其職也宋初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
官而非職别置知制誥以行外制謂之三字官又置舍
人院以其官直舍人院如富弼歐陽修封還詞頭故給
舍謂有封駁之權元豐官制始正名中書舍人在六侍
郎之上後又置權中書舍人在六權侍郎之上左右史
曰起居郎起居舍人又為從官之次曰二史至如閤門

宣贊舍人即武臣清選實自徽宗改通事為宣贊如閤門舍人則孝廟初置以處武舉狀元不試而除餘武舉名士召試策一道而除以比文臣館職立東宮則有太子舍人未改官制以前則中書舍人者後之通議大夫起居舍人比中行員外郎為後之朝散郎太子中舍為後之通直郎云亡金宰相子皆蔭補閤門舍人故稱謂云云

封南陽守齮殷侯

項羽殺趙殺宋義自立為上將軍然猶先假之請於懷

王而後真為之也沛公為碭郡長武安侯之後仍稱沛公而封拜君侯不請於懐王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以南陽守齮為殷侯以陳恢封千户如樊噲夏侯嬰灌嬰諸將賜爵之類竝不請于懐王其亦已得懐王之命有所不必請與沛公前是屠城陽屠頼川殺泗川守壯斬三川守由破走章邯東阿威聲震疊南陽守欲自全已無生路舍人陳恢說沛公約降而封之為雍王矣其事與沛公同而秦民不信與沛公異者何也秦之臣不忠于

秦暫屈於我封之者權也項羽所過無不殘滅沛公所過毋得虜掠此則得失之所以異也封秦之叛臣以為得計則不然矣

項羽封章邯為雍王

秦三年七月沛公受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封為雍王時沛公未入關也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乃在章邯已封之後當是時項羽之意必以沛公為未便能入關者故指秦地封章邯俾為先鋒引

巳入關不料沛公乃先巳而入關也沛公之閉關以距章邯耳項羽盖欲于入關之後移章邯以王地然亦本有衣錦故鄉之騃態故舍秦而去要之劉項本無嫌隙羽之封邯沛公未入關也則所以封邯者不為惡沛公也沛公巳入關而防邯之來亦人情之常雖因曹無傷一言而怒奈沛公理直詞正向使其鴻門一劒苟斃沛公天下亦非項羽有也移沛公王漢中以三秦塞東路焚秦宫室掠秦府庫殺其降王坑其子弟此所以助漢

之勝而卒自斃歟

攻武關入秦嶢關藍田京兆府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商州東至鄧州或云七百或云六百二十五里書傳守晝不一鄧州至長安不滿千里

武關秦之南關通南郡今鄧州也武關在析縣一百七十里析今內鄉縣也今鄧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關屬商州沛公八月既入武關趙高弒二世使人來約欲分王關中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子嬰子嬰誅滅高發兵守嶢關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里藍田縣亦

曰嶢柳城嶢關亦曰藍田關沛公用張良計以金啗秦將連和而因其懈怠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蕢山在藍田縣東南一十五里既踰此山則嶢關在七十里之外而迫近其縣矣張良之計亦不足道變詐翻覆世多稱之先儒之所鄙也特秦之大勢已去故沛公之兵如破竹耳藍田屬今京兆府去府西北七十里秦都在渭北咸陽連和者偽許以分王關中而即又進兵也子嬰于是度渭南降

漢元年冬十月

此漢元年冬十月也因秦不改孔子曰行夏之時即建寅為歲首者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者為非先儒有天統地統人統之說有改正朔之說則歲首為子而以子時為朔朔者旦也一日之首也建丑建寅亦當然故祭祀用所建之朔而分其日夜若建亥則豈可以亥為一日之首乎顔師古謂秦以十月為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四月乃七月夏之七月乃十月冬春夏秋皆繆矣然

史記書夏正月為端月以為始皇諱政而改為端正本音政而後改為平聲亦避諱也則似未嘗以十月為正月師古謂史家追改秦正為漢冬十月其果然乎如淳謂張蒼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然則漢武以太初二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建寅為正當矣至今莫之敢改然皆以子時為一日之首寅月為一年之首改正不改朔云王莽篡漢改十二月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始

東萊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

沛公至霸上本是秦子嬰元年史記則書為漢元年漢書書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而獨書元年冬十月即繼以五星聚于東井通鑑删去五星聚事先書題曰漢紀一乃書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惟東萊大事記其書特奇曰楚義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朱文公通鑑綱目所祖也漢書高帝紀第一上凡四年東萊書于義帝元年後曰漢高皇帝二年西楚

霸王二年即楚漢皆無元年也羽死方獨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東萊亦書星聚事

五星聚于東井歷家攷别見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劉貢父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而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

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回謂是說是也本出北史高允傳謂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不然允說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十月也回嘗著歷象攷漢太初歷推日月五星起於牽牛謂冬至會于星紀之次然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至漢太初元年丁

丑歲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則已去牛六度矣牛六星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與牛之初度接界律歴志謂是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正在分界之上而古今推算者爭差六度近甲申年冬至日在箕比堯時差四宿比漢時差三宿月令正月日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秦漢之閒但言曰冬至或在牽牛或在斗夏至在東井一月三十日

或在月本或在月末固不皆在月中雖堯時冬至日在虛近時冬至日在箕決無東漢間十月日在東井之理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則謂夏七月建申之月五星聚東井其有之矣夏七月秦十月也沛公是時方下南陽八月始攻武關九月始破嶢關歲在甲午也次年乙未冬十月至霸上沛公未至秦地而五星先聚于東井不為秦之瑞乃為沛公山東之瑞史臣因而書之如高允劉敞所云極是東井八星占天二十三度幾於十一分

之一則五星之聚於此必亦相望少疎不密密而比也古之五星聚者僅五見于史傳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祖將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作逆天寶九年八月五星聚尾箕宋興乾德五年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外此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聚東井唐史不書無可攷者

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

春秋書平後世之和也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亦曰成左傳更成請成杜預曰成猶平也如華元合晉楚之成是也晉悼公之時魏絳和戎翟賜之樂戰國或謂之謀六國連和而攻秦曰合從秦講和于某國攻某國為連衡故曰縱曰横兩國相爭兩陣相向而時出乎和不知後世之以和誤人之國者多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乗假道于虞以伐虢於是虢滅而虞亦滅璧與馬復歸于晉此張良教沛公以利啗秦將之計也張良傳比

漢紀無陸賈二字有曰持重寶啗秦將有曰秦將果欲連和多俱西襲咸陽五字沛公起于匹夫所謂重寶者攻城畧地之所得也何足道哉沛公所欲者滅秦而王關中也趙高弑二世使人語沛公欲約分王關中此弑君之賊沛公不許是矣令從良計以重寶啗秦將必且令酈賈二生說秦將以共擊咸陽分王關中之利當是時項羽封章邯沛公封南陽守齮彼賈竪之將亦已心動故叛而從沛公殊不知張良之計詐也於是因其懈

怠從而擊之繞嶢關踰蕢山出藍田至霸上秦將所得重寳焉得而有之身且即死可謂愚矣異時鴻溝之約項羽懈而東歸張良勸漢王追擊滅羽亦出此策曾謂三代王者之師而有是乎酈食其說下齊王歷下之守而漢王無詔以止韓信食其遂以烹死食其亦足恤也夫必先怠人之守備而後急擊之張良又豈有真王佐之才哉金人取靖康二帝亦用此狡謀四方勤王之師方集而圍城中講和之詔已下且不許進兵以沮和議

是束手而自斃也紹興之和秦檜又陰為敵間故曰後世以和誤人之國多矣啗之以小利而包藏大禍之心世道衰人心危久矣哉

沛公至霸上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以今攷之長安東三十里者漢之長安城也唐之長安城又稍東一十三里秦之都咸陽在

渭北夾渭為橋而南橋濶六丈橋柱七百五十以渭水象天漢而渭南亦通名咸陽漢蕭何所建都則在渭南而稍東唐承隋長安又稍東今漢書註當以漢長安城為據也關中之水涇渭灞滻（霸無水後人添也）渭自西而東入于黃河在華州同州之間其源遠自鳥鼠同穴山涇入于渭滻入于霸而霸入于渭霸水之源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縣境始出谷谷即麗山之谷亦名藍田山滻水所合在長安東廿里霸水西至長安城二十里

水東至霸城十里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藍田縣在長安東南七十里葢霸水所行謂之白鹿原水行原上據高臨下沛公屯兵在霸水之東近秦霸城去長安三十里也秦四塞之國面面有關由漢唐言之則北有渭與河南有太白終南之山則太白也自西域綿亘以來踰隴坂以接商洛總謂之南山故曰北河渭南終南西隴蜀東殽函也北舉渭南舉終南而秦之形勢見矣沛公之霸上已有秦霸城亦名芷陽而漢興以後文帝于

此原始為霸陵始又有霸陵縣始又有霸橋王莽時霸橋災莽謂天絶滅霸陵之橋凡霸上霸西霸北霸南霸東霸城霸陵霸橋霸亭皆此水獨長安東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曰青門者乃漢都城門邵平種瓜處遥指此水此路命名蓋漢唐自長安東出函谷關或之武關必於霸橋分別唐有南北霸橋北橋東趨則函谷路南橋而東南趨則藍田武關路霸上即秦之霸城東至新豐縣五十里鴻門在新豐東十九里戲水在新豐東二

十五里此劉項入關屯軍會合之地也

子嬰降枳道旁

秦王子嬰降枳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東漢書長安霸陵有枳道亭程泰之雍錄枳道亭在漢長安城東都門外十三里長安東面三門此為北來第一門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謂近世開封府有云陳州門鄭州門曹門其義相似其曰秦王者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

號但稱王耳東萊大事記按本紀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奉天子璽符節降积道旁回攷之秦嬴姓帝顓頊之苗裔栢翳即伯益之後在西戎保西垂其後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為趙氏非子居太丘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遂邑之秦為漢天水郡隴西縣之秦亭周宣王時秦仲始大見詩之秦風既而為西戎所殺其子破戎有功封為西垂大夫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其襄公救難有

功平王避戎東徙洛邑舉岐以西封之襄公遂立西畤史記以為僭端見矣諸侯而祭天猶枡為西帝云者謂中國之西方也文公居岐為鄜畤收周餘民而有之疆土至岐寧公徙居平陽在郿之平陽亭德公居雍城在唐之鳳翔府天興縣去唐長安三百一十里獻公城櫟陽徙都之在渭之北咸陽之東孝公地始益大用商鞅治國作咸陽築闕在渭之北漢長安城西北可三十餘里而跨渭為都在周顯王之十九年壞井田開阡陌廢

都邑為郡縣始為三十一縣孝公卒子惠王立車裂商鞅周顯王之三十一年也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改後元年惠王薨子武王立初置左右丞相武王舉鼎絶臏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王誘楚懷王會武關執而因之天下以是不直秦周赧王五十九年昭王五十一年也遂滅周在位五十六年薨孝文王立一年薨莊襄王立三年薨子政立是為始皇立二十六年併天下稱始皇帝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其生壬寅其死辛卯其

年五十子胡亥立元年壬辰七月陳涉起九月沛公項梁起三年甲午二世為趙高所弒子嬰立四十六日自非子至子嬰三十四世而秦亡漢王不殺子嬰以屬吏項羽至而殺之嬴姓遂無後云

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係頸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為綬也秦以前未有以天子降者也楚莊王伐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德不能事君

用懐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引兵去三十里而許之平此楚莊王之所以為莊也吳伐越許之平越伐吳滅之然越亦不能有江淮以北以其地與楚宋魯而僅能自保尋亦為楚所滅然則我能滅人之國而人亦能滅我之國一反一復非美事也秦昭王誘楚懐王而執之孰與楚

莊已得鄭伯而縱之故楚人切齒深恨卒以亡秦沛公約與子嬰降其必有以處之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我能寛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使項羽至而如懷王之約沛公得王關中項羽引而東歸聽懷王命列封大國沛公必有地以食子嬰不絶其祀無亦秦之殺人既多故天假手于項王而絶其祀歟晉平吳隋平陳孫皓陳叔寶皆得終其天年彼司馬炎楊堅猶能若是金人脅降我二帝於青城徽廟既

沒欽宗卒為完顏亮所害亮亦以斃于瓜洲天理未嘗不畧明也故曰禍莫大於殺已降白起之長平項羽之新安坑降卒皆數十萬是亦自坑而已矣

皇帝璽符節

周禮司關司節小行人有玉節角節龍節人節虎節符節璽節旌節官節鄭康成謂玉為之角節其制未聞鄭鍔謂命為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命為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此守節也邦國都鄙之所

分也又謂鑄金為節各為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則人之所聚晉楚多山吳越多水陳鄭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向之邦此行節也使者之所持也符節用之門關鄭康成謂如今宮中諸官詔璽節用之貨賄康成謂今印章則此二物皆非手中所執操之物符以合之璽以封之而已旌節用之道路康成謂令使者所持節如此則與鑄金為之虎節龍節人節異也小行人官節陳祥道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官

節然則後世分為三物曰符曰傳曰繻如契券之類以譏門關之出入剖符分功臣銅虎符竹使符各五待合而後發兵此一物也曰璽曰印曰章以玉金銀銅刻之以為印信總名曰印此一物也曰握節曰持節曰仗節牧羊則入臣奉使將命出疆之節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此又一物也皆掌於天子之有司周禮典瑞又有所謂玉之為器以為符信搢大圭執鎮圭王之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亦曰身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人臣之五玉五瑞以朝覲宗遇

會同諸侯相見皆天子所賜而執之貢之以為信也琢圭璋璧琮以頫聘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其多端不同如此即皆後世所謂麟符虎符兎符魚符兵符至如絶人以玦還人以環未有不託之器物以寓意者第未知天子佩璽始於何時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左右皆曰印也印之為璽惟周禮左傳有之以玉為璽貫以組綬

天子佩之必始于秦而漢諸侯王以下莫不有之天子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諸侯王印黄金槖佗鈕文曰璽列侯黄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黄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龜鈕文曰印回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如今之準尺一寸許中有圓竅以容組組所以穿之也印之背即所謂鼻鈕印之面即中丈鐫篆字空處為文組兩頭

為綬以繫之腰為佩故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蘇秦佩六國相印即六綬六印楊璞銀黃三組即三綬三印非若今人之印大而不可佩封之以匱也通典曰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說已見前文始皇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史記正義曰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藍田玉璽因服御之代代傳授號云漢傳國璽據此則此璽在六璽之外也後漢書志三註而三不同一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

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有鈕交盤五龍瑨七寸龍上一角缺此一注已與通典螭虎鈕異而回聞之藍田玉碧而不白一疑也又注其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此全與前注及通典不同

二疑也又注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此又與晉陽秋一字不同三疑也今攷漢元后傳王莽遣王舜求傳國璽於太后不肯授莽其反復辯說甚苦后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初不言璽文幾字璽方幾寸璽之玉色何若今之俗傳博聞錄悉多不經未足信也漢書昌邑王賀立為太子霍光廢之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及受皇帝行璽信璽不封及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及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足見

漢帝璽之不可不封符節之不可妄用而璽之必佩於腰明矣東漢志註又謂六璽之用不同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黄帝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佩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𢆯此可見侍中負璽人主不佩故典恐是臨朝則佩而燕居則侍中負之又見秦以前雖民亦皆佩私印私綬而人

主則有侍中負之又因見璽書尺一之制一晝夜千里為程之說令之印皆有匣者其制見南部新書曰三十四司郎官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楊虞卿任吏部為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人人以為便至今不改程泰之謂古者居此官則佩此印印有組常繫之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而上有司後世付之典吏加匱封亦大便逸去古遠矣然回謂令之印重而大佩之不便諸百官司及郡縣印

皆有匣貯祕封長官又內封之吏掌䄅以出入之有曰
印司而歷代人主有曰符璽即符寶郎蓋與古無一而
可同也

附攷五玉

周禮先儒所不盡信然典瑞所謂五玉已見舜典攷其
正義之意蓋謂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公侯伯子男
所執者堯昔授之舜即位諸侯來見既輯之又班以還
之乃所謂符信也唐虞之世諸侯至于萬國之多禹會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五玉之制周有典瑞掌之不可誣也下文三帛二生一死贄所謂贄止是三帛二生一死似不當聯五玉而言孔傳釋三帛謂諸侯世子執纁公孫執玄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三帛死生所以為贄見之禮如此則五玉乃諸侯所自造可乎正義於班瑞釋曰此瑞本受於堯輯而又還之是也孔傳亦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回竊疑五玉為符信驗視無偽即仍以畀之

與贄不同五等諸侯見君顧命有曰壤奠其制不止于此第未知堯以前封諸侯五瑞為信之外有無簡策書所謂命則當有竹為簡策木板為方而今不可攷耳黄帝素問謂岐伯所言皆有太古所傳金匱玉板則古人防火而謀悠久以玉書事金匱之猶之諸侯符信以五玉為之不朽而不可爇也又未知帝王之世行移文書有無周之符若璽所謂典瑞之玉不一瑞司關掌節小行人之節不一物其果皆周公之所制歟古人用玉品

類繁多焉得所謂美玉如此之多朝覲之所執所班祭祀之所奠所埋所沈祭器圭瓚冕旒佩服節璽為權為度為樂為土圭為律管死喪飯含詳而別之不可勝書今人之玉難得姑以為玩具而腰帶一事唐以來人君服之以賜貴臣大戚近世武臣鐫而服之不以為僭俗人喜帶玉條環刀柄巾環而玉盞盤以勸酒尤侈至如朝廷璽章則徽廟之作八寶寳慶以獲亡之璽改元自當他玫云

附攷玉剛卯

予近見鮮于伯幾樞佩一玉長可計一寸許四方濶可半寸許中有竅可組穿之四面有字每一面各篆書刻八字兩行各四字如蠅頭差飾以金文極精細問何物伯幾曰此宣和中徽廟宮人所佩辟兵符也予攷之當是漢之玉剛卯王莽傳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

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龍順爾固伏化兹靈殳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土中有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回曰服說是也當作晉說是也服說謂長三寸廣一寸然不言文以回

所見伯幾宣和所製與晉灼說合然晉灼前一銘猶多二字恐是徽廟得漢玉剛卯依其式以製之賜宮人也東漢書志謂佩雙印則徑以玉剛卯為印而雙佩之長寸二分方六分以回所見大約是乘輿諸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絲縢之制亦隨以異兩印文與西漢書註同然則雖漢制其亦兒戲之類歟三代無是也今人所佩篦刀古曰容刀茹袋古曰囊曰橐以兒女佩內則

詳蓋非一物以適於用玉剛卯乃若辟除疫病之物五斗米道後變而為書符婦人有釵符曰辟兵符有自來哉

古今攷卷五